



類編古今名賢彙語目錄

已集

八卷

枝山前聞

高皇帝敬天

正經傳

制度

輿地

歐陽都尉

床下義氣

宋祭酒

嘉定縣吏

沈孝子

妻代夫死

陳節婦

片言折獄

武公伯賦何文淵

曾狀元

詠王少卿

盛實先生

奸獄

南京姦僧

義虎傳

戲語得婦

天象

尤六十王昌四

弄

娼冤

近時人別號

九卷

涉異錄

石真妃

張太子

戚侍郎

黃鷓道

關山隸

水自動

禱雨文

烏引屍

死作城隍

方景明

鷹神

霍童古墓

錢清事發

兗州城隍

林中丞

林氏女夢

方合浦

天妃拯疫

南斗星君

晏公廟

東山廟

前妻陰憤

盧太守

何烈女

台州三寶

瓊二女

興善廟

小羊訴冤

舉場旗

紅蛇

陶詹廟

浮來山

張勝夙報

題棟詩

豸九夢訴

蛇啐乳

龍母

老君殿

徐貢魁入陰

翁氏徒居

十卷

百可漫志

國朝皇陵

開科

歲貢

異數

隱士

詩對侍郎

唐守之狀元

識鑒

異常和詩

秦太監子弟

宗藩和詩

赤城詩選

善詩

盜僧服罪

解學詩對

士人投詩

九鯉湖神

蕭提學星命

清狂道人

畢公之贈

李縉卿

莆田周章

有感

司馬通

老儒

供湯

周天雨者

高太尹詩詠

會友詩謹

逍遙子詞記

集古詩風雨字

已集目錄終

枝山前聞

長洲祝允明著

高皇帝敬天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金匱之策不可勝紀草
 莽臣何敢僭執以入私編然剽聞一二不敢隱默自
 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末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娶顯
 潔特創神樂觀居之俾從黃冠之列贍給優厚所轄
 錢糧例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較
 常膳之外復益予肉人若干曰無使饑寒亂性諸武
 舞執干盾之屬後易楮甲以繪兵其上防微之意又

因以見焉

正經傳

上萬機之暇畱意方策嘗以尚書咨汝羲和惟天陰隲
下民二節蔡沉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同翰林
院學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名曰書傳
會選又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今
天下一統學者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行則學
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又命三吾刪其過者為孟子節
文不以命題取士當時禮部劄付言書傳曰凡前元
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

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夫日月
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
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
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
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
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
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為順行左旋為逆行其順
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
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改正有誤方來今後學
尚書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為是

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丞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居自若而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制度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稽楊維禎維禎戴此以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為定制按洪武二十

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郎張智同各官奉

聖旨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乃

奏行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擬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

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裹竹絲添花混同造賣有乖禮

制合行申禁仍前違制者賣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

特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緣維禎與手按也

輿地

皇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一事堯舜時以冀州為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為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為害者天幸爾萬一涿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歐陽都尉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宮逮妓急妓料必死欲毀其貌以覬萬一之免

一老胥聞之往謂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妓立予五百金胥曰

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平日之侈肆乎慎不可欺當如常貌哀鳴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須沐浴極潔仍以脂粉香澤洽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艷之極首飾衣妝須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衣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盡天下之麗能奪目蕩志則可只如此就捕更無他術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叱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綁起殺了群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
華爛繒綵珍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粧束不
戒而膚肉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這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厮可知哩遂叱放
之

床下義氣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一日侵晨
校俟其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忽復歸校倉皇伏床下
夫入房婦問曰何故方去又回夫曰我既行見天寒
忽思爾熟寢足露於衾外恐爾冷來為加被耳乃加
覆而去校忽念曰彼愛其妻至此此婦乃忍負之而

與我私耶即取刀徑殺其婦而去少頃有賣菜翁常
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
不能明竟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登場大呼曰某人
妻是我殺了奈何要別人償命遂白監央者我要面
奏監者引見校曰此婦人是臣殺了不干賣菜老子
事

上曰如何校曰婦頗有姿色臣實與之通姦其日臣聞
其夫說話臣因念此婦忍負其夫如此臣在床下一
時義氣發作按不下就殺了他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宋公酒國子祭酒宋公訥剛正威嚴不忝其職而

高皇所以待之者亦極隆厚君臣之契殊鮮倫比

上燕閑之際常思見之不欲數召以勞之乃令畫工陰
寫其神以來畫工受命潛處簾幙間訥方公服危坐
不語畫工亟圖以進

上覽之收訖明日訥朝罷

上謂之曰昨日某時卿常公服坐堂上乎訥對曰然

上曰卿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暗而碎
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陛下何

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且笑而慰之更賜茶若干斤

嘉定縣吏洪武三十四年蘇郡人有為嘉定縣吏者

郡中一鄉人以事註誤至縣潛白吏求私直之吏曰
今上自郡府下及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革
心戒謹豈敢私出入文牘耶然汝事既直第公理之
決無枉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餽
之吏驚愧卻去辭讓久之吏曰我以鄉曲之故為君
受一斛鄉人別去既半載吏假歸遂以原粟奉鄉人
之母曰此若兒寄我處之物耳今以還母

沈孝子 吾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篋中隱君初不為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為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飲食整理之擎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媪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舞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殊意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之也日如之凡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詫亦時少周之丐非有為而為可謂真孝矣

妻代夫死 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東驛驛丞王佇妻李氏謹奏為陳情乞

恩代夫死刑事妾聞為人臣則當死君之難為人子則當死父之難為人婦則當死夫之難為臣而不死君之難是為不忠為子而不死父之難是為不孝為婦而不死夫之難是為不義此古今之常經乃天下之大道也洪惟我 國家聖聖相承既文教之以詩書禮樂培之以仁義道德勵之以忠孝節義所以百年於茲家詩書戶禮樂閭閻三尺之童亦知所以忠所以孝所以義臣雖妾婦幸生太平之世叨蒙化育

之思豈不知忠孝節義之為當務乎切思臣夫王侗
幼蒙父訓長沐

聖恩除授前職為侗者正當夙夜戰兢鞠躬盡瘁上以
報 朝廷榮顯之恩下以副父母劬勞之德奚乃不
知自保出位而言將本州知州徐孚千戶徐綸連結
事情親賚具奏越禮犯分罪不容逃致蒙法司問擬
比造妖言斬罪發都察院收監此正 朝廷至公
之法臣復何言臣獨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還
續臣夫之死固自其宜但夫之父母俱年七十之上
衰病老朽弊憊極甚將不久於人世而况新生止於

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夫在獄缺人侍奉痛哭悲號
日夜不止煢然孤苦死無所依臣欲守侍公姑則夫
在監衣食斷絕不無失所是臣孝於公姑而不義於
其夫而夫婦之道乖矣臣欲舍公姑而供夫之衣食
則公姑貧病饑寒將何所侍是臣厚於夫婦而不孝
於公姑而子婦之義缺矣此臣於孝義不能兩全得
此失彼所以與其苟全性命以偷生於一時不若代
夫之死以全孝義也何則臣夫既死夫之父母豈不
痛切肝腸憂傷致死夫之父母死臣為未亡人亦當
與之偕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也使

臣而死則不過一人之死耳而使夫得回故里侍養
父母子以全孝於其親親以得養於其子父子怡愉
享有天年之壽是臣一人之命有以全三人之生也
此臣之死所以不足惜也臣聞至誠可以感天地可
以動鬼神臣螻蟻雖微而一念之誠惟天可表臣幸
遇 聖明遭逢堯舜心即天地之心也德即好生之
德也諒雷霆無非意之怒知天地無終棄之才如蒙
聖慈哀憐惻怛臣公姑老病饑寒之苦饒夫一死俾得
歸侍以全其父母之恩却將臣身斬首抵罪用彰國
家大義則夫不失其孝臣得全其義亦 陛下教

天下以孝以義之心也豈特臣之幸甚臣之夫之幸
甚臣之夫之父母幸甚哉臣激切至情干冒 天
聽臣不勝恐懼戰栗待死之至緣係陳情乞恩代夫
身死事理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成
化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都饒死罷欽此

陳節婦 鄉先生檢討陳公繼幼而孤母某氏節婦守

義甚堅教公充篤郡邑上其事於 朝 朝命巡按
御史庶覈之御史既勘結得實復微行其地至鄰家
樓上潛窺之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

盜從之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灌地未畢節婦
入內父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遠望見遽擲盞趨迎
至前跪地兩手捧茶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嘆
即以 上聞得准旌表門閭

片言折獄聞之前輩說 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
將出商既裝載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
輜貨如此而孑然一身僕又不至地又僻寂圖之易
耳遂急擠之水中携其鬻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
人何以不下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
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

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
政莫決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
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來扣門門未
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船來言止此耳令
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
汝汝已自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耶令曰明
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
即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
亦神明之政也

武功伯賦何文淵

徐武功公在史館脩何尚書文淵

事賦詩曰温州太守重來歸昔何蕪退今何遠卻金
館在已如掃掩月堂寒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
下豈無公是非老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曾狀元 永樂中曾狀元祭以俊才入翰林朝野聳望
一日外邦貢使至絕能飲

上命左右覓善飲者館伴左右或舉下僚武弁

上曰堂堂朝廷豈無一大臣能飲者乎狀元聞之即自
請於

上 上問卿量幾何狀元曰只消待得此使過足矣不
必盡臣量也

上悅令伴之連日痛飲使者大醉狀元殊無酣容使人
媿赧事畢

上大喜謂狀元曰不論卿文學只酒量豈不當作我大
明狀元耶賜酒甚厚

詠王少卿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 王音洪

亮抑揚殊聳觀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
鬢而禿項朝士遂為詩以嘲之曰傳 制聲無敵宣

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
新事或誦此詩問為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

盛寅先生 鄉先生盛起東寅嘗夜夢有人寄椒於家

父矣急欲椒遂私發而用之既自覺深咎曰豈吾平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奸獄蘇之嘉定有民家將嫁女呼待詔徐達為女開面達見女貌美因謀為男家喜筵茶酒至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輒不辭而去約同黨惡少期共竊女昏時令惡少於後墉外達復入供事至入更乘女獨在室遂突入急負女於背奔至後垣開門以女授惡少復閉門入家內公然出前門而去乃往會惡少同挾女去如飛女羞懼不能聲喚也俄而男家失新婦方共駭訝莫究有頃蒼頭稟家長茶酒素亡賴且日間見

其睥睨新人殊似有姦態現兩度不辭而去正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達開面事咸以為是即同入後巷追之巷甚永而一途無他岐惡少見追急棄女而逸達獨持之行然無計以脫之適道傍有井遂擠女其中既而追及達就執問之不答待旦送於縣達始吐實乃押達往覓屍果得之然而男子也達亦駭怪又逮惡少來惡少供吐如達詞舅姑或謂事由父母又逮媒人及兩家鄰皆無可言於是縣官與女父母翁姑壻達惡少媒鄰咸迷惑無所決榜示屍親父之竟無認者乃姑釋諸犯連羈於外獨繫達與惡少数加拷

掠終無狀居年餘一日縣官方到治忽開封之其縣
解至二囚一男一女也達見之大駭號叫久味女所
在此真是也鬼耶官速前問之乃始得其實蓋方女
入井得不死女大呼求救而諸人得達於半路只自
擁之而回喧哄間不聞井中聲也將曉始有二男子
過井旁乃開封人同商於松而歸者聞女聲視之因
議使一人下井救女一人以布接而出既出接者視
之美女也因遽起惡念彼商獨與偕又其貨甚厚今
因而戕之誰則知者顧獨得美婦兼其貨非計耶遂
以甄石亂投之商斃焉即官所致疑屍也商得女聞
知其故謂曰汝第隨我去我家開封富室汝當事我
為妾吾家叩汝第言蘇人之嫁為妾者不然開口即
死不死亦不能還故鄉也女懼而從之既至家彼商
來問商第言分手於蘇州女如商戒相處頗善而商
妻故悍甚毒女百端女絕不能當一日商出女計諸
鄰嫗鄰嫗曰若固無罪特從誘脅而來今爾何苦自
忍因道之奔訴於官於是逮商同女解來審驗耳嘉
定令聞之大嘆息速回文正商誅於其縣而城達死
并正惡少之辜歸婦於其夫云

南京姦僧

諸民唯緇徒不可盡察大姦賊多橐其間

予聞之多矣頃聞南京一賊尤可惡京城外僻地有
婦人探親獨行一僧遙尾以去至向寂處乃迫婦人
調之始以好語不從繼以財賄又不從又繼以威脅
出刀撼之婦懼而從焉既復謂婦曰我欲爾雙乳觀
即推仆篋箱中據坐其體取囊間利刀割取雙乳頭
藏裹而去婦痛絕而蘇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臥
道旁口不能言第舉手指胸乳間又指賊所去路官
知其故亟追之不遠獲焉乃以伏法問其割乳之故
乃是将以為煉指之用蓋割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
加藥件和牢然後燒之則肉肉了不痛也予謂凡獄
指煉頂刺血之類必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鞫之
一知也

義虎傳

弘治初予得義虎事為作傳文曰荆溪有二

人髻外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晏安無他技獨
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曰若困甚盍圖濟
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
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為若策
之耶窶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
又謂曰吾固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
乎一忤且不可得復進留而內守舟先容為計也窶

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破
碎血出被蹂躪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
鉞斫之窶墮絕富子不審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若
夫嚙於虎矣若之何婦唯哭富子又謂曰哭無為吾
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
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
淫之婦未答忽真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
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
矣轉身而歸迷故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旁問故婦
陳之人言爾勿哭當告之官得歸爾舟在彼導之返

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人
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歟夫亦疑婦
當為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
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
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謂君死君固不
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哉於是
更悲而慰更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
特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
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
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乃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

也

戲語得場 蔣霆餘杭人嘗與二客自遠歸至諸暨村間遇晚遙望大莊宅即趨之宅掩雙扉內悄無人聲三人者置裝小憩俄忽雨作衆意甚不佳蔣顧門內欲直入二客不可蔣言何傷乎此吾婦翁家二人笑止之門忽啞然而開一叟出揖客曰適聞客言頗無狀誰耶二人遜謝蔣面發赤不能仰視叟覺之乃特肅二客入曰請即寒居避雨此既云云乃吾壻耳禮不可與客等可立候於門二人不能違姑從之叟遂閉門至堂揖坐二客通姓名叟曰老夫陶某也暄涼

罷復咎蔣曰人孰無顛沛途旅間不謹如此豈周身之道耶二客又為遜謝迨夜命酒食勞客竟不邀蔣蔣栖栖獨倚雨簷殊不堪也俄雨止月稍出蔣將自行覓旅舍時將一更向盡方起行忽聞門內暗中低語云勿行有物在此少待持之去也蔣諾念此必二君既厚得供享乃復竊主人物乎良久墻頭擲出二裹蔣取視皆女餼飲器俱黃白也速負之行不久又聞墻頭墜物聲回顧則二人耳昏黑不能辯又念此謂二客竊逸無疑急復開裹取金匿懷袖間仍負之疾走二人尾之然不逼近黎明回視乃一婦及青衣

耳蔣大驚駐問之婦亦驚既而曰姑到君旅邸言之蔣即挽與去入一館密扣之婦曰我主人女也初許嫁某今且娶矣我不願歸嘗屬意於一姻家即期今夕竊負而逃我伺之不至忽聞父入內喧言門客妄語云云我計為私卽的矣亟收并少貲貨擲而踰垣慮為人覺故不近君今業已如此卽應給事君耳餘固不容計矣蔣於是不待二友徑携之還家給家人以娶之途婦入門甚賢能為蔣生一子已而思其父母不置謂曰始吾將不願從舊夫故瀆禮至此今則思親不能一刻忘殆病矣柰何然父母愛我甚脫使

之知當亦不多譴君試圖之蔣因謀於一友其人報當為君效委曲乃至叟所為商人貿易者事竟叟歎客縱談邑中事客言二三年前餘杭有一客商而歸道里間以片言得一婦翁貴邑人也翁寧知之乎叟曰知其姓耶曰聞之陶氏也翁矍然曰得非吾女乎客復說其名歲容貌了悉叟曰真吾女矣客曰欲見之歟曰固也叟妻王媪屏後奔出哭告客吾夫婦只此女自失之殆無以為生客誠能見吾女傾半產謝客耳客曰翁媪固欲見乃女得無難若婿乎叟曰苟見之慶幸不遑尚何忤情為客曰然則請丈人偕行

矣叟與俱去既相見相持大慟載之以歸母女哭絕分此生無復聞形迹誰復知有今日哉壻扣頭謝罪共述之叟語曰天使子為此言真前定也何咎之有遂大召族宴會成禮厚賞遣歸之復禮客為婿遺貺甚夥云事在成化間

天象下洋兵鄧老謂予言向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舍分隸中國之九州者為謬也

元六十年王昌四予觀角力記所載角力者甚多中如

惡新婦以指畫山石入指痕殆寸又唐闕史載辛讜持闢牛之角而擘之牛身遂兩世怪以為近誕近聞國初有元六十者則前言可信六十南村人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六十絕有力途人或不識與競六十不怒更好謂哥且來遂牽其襟衫至廊簷以手拔起廊柱引裾壓其下人懇告之乃復舉柱出衣其他如此甚多當時稱勇者無不畏服又近成化中有王昌四者力尤大予嘗得之於錄曰義興人王昌四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昌一奮土去數尺或抵騰騰為之動嘗餽運昌肩舟之桅而擔焉前後

僅十鍾遠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
欲以衆懾我耶雖百人胡能為衆恚集鄰船得百許
人爭欲擊昌昌持櫓拂左右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蠅
蚋紛然起叢薄間眠之有巨蛇長殆十尋昌走不竟
蛇蛇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舉擲空中逮
地死矣途間遇縛虎者持鎗戟來昌弱其具都折而
置之拔巨竹削其端水以利之火以堅之方俯倭治
竹未就虎至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捨虎兩膊而交
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背後樹
抄斃焉昌或又虛其力輒手足撼掉不自休速奔山

中推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兩無為於
室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指斷之力稍解云昌有
女力肖其父陸有脩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昌昌
病命女往女獨盪舟衆至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行
連其名呼曰昌四觀此則孟賁烏獲又風斯下矣今
朝制選將軍大漢直殿身力相應以長八尺有木
架立其旁與之齊擔五百斤輓行 殿庭二匝為合
格

弄今人呼屋下小巷為弄按南史蕭謀接鬱林王出
至延德殿西弄弑之不度集韻厦也屏也又作屏蓋

即今稱耳字書又出街字倍呼弄唐

娼

吳邑人朱生宣德中商於湖襄泊舟官河下其

旁四方客雲集娼船附焉一日忽傳名妓新王二者至矣衆競出觀至則果艷姬也與一優偕來其船比朱生之舟既數日凡生言笑動作娼罔不察察有眷眷意數以言挑生生亦漫應之一日生登岸獨留一僕在娼乃移船就僕密問生之年里性度及其家族生計以及妻之恕悍子之多寡極悉僕一一告之乃去迨生還僕陳其狀生亦不為意明日晚娼視生在舟使優邀生飲又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則可

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既入生舟飲間戚戚無歡容生數殷勤之娼亦漠然不領倩其歌亦不肯俄先去卧榻上生曰小娘子既辱臨近何不開意為歡乎娼曰我自不耐煩君勿纏綿也生有新衫在榻娼取碎裂之生亦無愠容惟心念風塵驕賤不足介意酒罷就寢中夜問之娼顧旁舟無覺者乃低語生曰我有冤欲圖之人久不獲日者吾察君又似見君有仁心人故輒自求近凡君身家我固悉知矣獨不見君性度適裂衫乃試君度耳我用意精如此不知君有此力量否若果能擔負則我事乃濟而君亦不為

無益也生曰吾素負義俠豈不能庇一婦人乎娼潛
然曰我非娼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以公錯調湖廣
之襄陽衛挈家以行至江中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
江并母死焉僮婢悉盡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為妾吾
父貲素豐賊厚載欲商於他不幾日復為盜劫吾賊
僅免死吾家貲乃空焉賊欲歸以有我不可進退維
谷遂以身畔餘貲買小舟使我學歌舞為京娼而來
此君能復吾讐於官我終身事君為妾侍耳因出父
文牘示生生慷慨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未起乎生
大誓曰賊賊不知死所復覓二姐乎優知事泄滿

住語自投於水生遂持娼歸家娼卒老焉

近時人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予嘗

謂為人如蘇文忠則兒童莫不知東坡為人如朱考
亭則蒙稚莫不知晦庵猥瑣之人何必妄自標榜近
世士大夫名實稱者固多矣自餘閭市村曲細夫未
嘗無別號者而其所稱非庸淺則狂怪又重可笑蘭
桂泉石之類此據彼占所謂一座百犯又兄山則弟
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
不已噫愚矣哉至於近者則婦人亦有之又傳江西
一令嘗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

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別號
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涉異志

江右 閔文振 著

石貞妃 羅源紫霄殿有二女神號石貞妃靈顯頗著永樂

初出海軍張元誨等戴星過嶺遇篙二乘侍女數輩執燭
籠前導元誨等疑為子歸之婦弛擔候之忽然不見知為
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
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
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顛孫入山採
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家庭茶久之月華吟曰世亂
年荒起盜兵紛紛螻蟻尚逃生妾身不幸遭俘虜雨涕何

時積恨平百尺潺湲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呈天不泯
堅貞女召拜雲階浪得名雪英吟曰昔日繁華若轉蓬千
璣萬琲總成空肉芝勝比蓮花鮮甘露何如竹葉醲物外
煙霞隨處得世間風雨任牢籠知君已有曾參行暫與尋
常一徑通吟畢謂顛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
貞烈勅吾為火部曜靈真妃吾妹為水部風毒真妃封此
巖為紫霄巖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
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顛孫回望無復人字矣
張太子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
子永樂戊子士人卜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墜雲端難失

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蓋王英
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英山東濱州人其父斌為浮梁令
以父任應舉云又士人袖芭蕉葉入云我非問功名第言
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息問功名可憐
昨夜三更雨減却意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來問其名
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塔前
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鴈落紅云如是者莫可枚舉或
謂是時有旅櫬寓廟中必其所為後櫬移而神不顯

戚侍郎黃巖侍郎戚公存心布衣時貧甚有憐其才欲妻
以女者意其無以自給但與盟曰發身即完婚邑有厲壇

荒僻攢棺甚衆人不敢近富家少年戲曰厲壇第七棺中貯錢三百文秀才今夜能取之乎公許諾少年以餅十四枚畀之使分置各棺以為驗至夜少年先携錢寘棺中匿棺旁頃之聞群鬼相語曰戚侍郎來此盍出避惜此人不獲令終耳已而公至群鬼辟易匿榛莽間公分置餅各棺取錢而去恬然無懼明日少年賀公曰秀才位至侍郎也但當慎晚節耳後登進士完婚累官工侍以同邑賀侍郎諧果棄市

黃鳴宣德四年七月寧德督銀場太監周覺成至邑之十三都青巖之地下令毒魚各溪煉巨石投水中爆裂俾

魚驚駭奔盡出是日有道人入門泣告曰一切蠢動咸有佛性乞減藥石三分少存微命覺成不聽但啗以蔬飯道人含泣食盡而去已而各溪魚驚盡斃有大黃鰯獨異群魚剖其腹所食蔬食俱在覺成異之未幾病劇恍惚道人携其類萬數索命遂死

關山隸少叅臨海范公文初下第歸自杭心急抵家馳至關山時已四鼓稍憇嶺上遇隸兵至進曰君何為破曉至此公曰不才落第白日無顏過此故也隸兵曰君他日登甲第仕為郡終矣藩何慮也公謝曰安得有此因詰曰汝安得至此答曰我奉官差至新昌拘罪人聞其人在此山

下故來此今同君下山也至山麓公曰饑甚隸兵走入田家取粥一盂食焉食訖隸兵送盂還田家囑曰君宜少候山下有虎不宜獨往也隸兵出偕行至人家門隸兵曰我入此家若聞哭聲我走君即走少頃果有猛虎咆哮而過隸兵於門內拘一人踰墻出即聞哭聲公遂驚走平明乃止始悟隸兵為陰司攝人之鬼也其後登景泰甲戌進士仕官悉如所言

六 連江人倪神保幼失父母常念罔極之恩不能報與其妻林氏共禱于天欲得一木兩枝連理而生者取之刻父母像以祀焉乃徧求山中至石片山見二木同生倪

乃拜祝曰此木果可刻吾父母當自動者三祝畢其木交股搖動凡三而止即取以歸備工厚值刻之既成祭哭奉于中堂凡飲食供奉出告反面一如事生之義

禱雨文 景泰五年七月寧德旱甚邑民禱雨西山龍疏文未善投之須臾別浮片紙取視之乃元至正間禱雨文也其辭曰某等俯陳蟻悃仰瀆龍顏乞鑒凡心願舒聖眼言念生居在世治本於農蒙天地履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塗足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恒暘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既

竭慨旱魃之為凶知作孽自我蒸民故降災實由上帝爰
深修省特致禱祈虔取某時恭詣龍湫恪求聖水願施甘
雨稍救枯苗伏願龍顏大悅賜涓滴於金瓶龜壻全消霈
霧沲於隴畝庸副實粟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佑我民迓
續乃命云云衆為誦之頃更大雨如注

烏屍

嚴陵盧廷俊為臨川知縣時有饒姓女許唐家子

未嫁女私於人一日壻至女家嗔而殺之匿其屍壻母訴
于縣女家不承廷俊焚香祝天曰願雪壻冤翌日之後有
鳥飛鳴甚哀廷俊曰得非死者訴冤乎果爾宜前導鳥即
飛而前使人尾之至深谷中乃得屍女家驚服以罪

死你城隍

天順間陳勅為羅源知縣多善政將歿有人夢

城隍司使者打掃甚警傳呼新城隍上任及至乃繫也次
日繫卒又邑人陸翊象山縣丞有政聲勞思致疾城隍聞
者夢中惚恍聞人喚新官到任急為灑掃閭者問為誰答
曰陸相公也及覺引果卒士民知其事並詣廟哭奠

方景明

陝州千夫長方景明死踰年一日憑巫語曰我今

隸都職掌鬼籍世之死者皆吾錄也囑吾妻善誨二子綜
理家務勿失所可矣語訖而去未幾有戌卒病卧數日友
人來問病語之曰吾適似夢似覺見方侯與語欲吾為用
錄姓名而去所錄甚多吾友之名亦在焉宜早為後計友

人方無恙聞之大駭悔惡而出次日戌卒果死又數日友人亦死

鷹神 大興太宰劉公機初為秀才時畿郡有鷹神乃一獵鷹也一日飛止公宅造糞飼之偶不潔鷹攫其奴若懲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人控轎參贊南京已而飛去公後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參贊南京機務如鷹語云

寧德霍童鄉 有古墓成化間有近地居氓借山人往視將發而驚其父走夕夢老人告曰汝欲發此墓蓋不效孫文祥乎若發當有禍氓覺而驚然不悟孫文祥為

何等語乃徧叩七天一日有以福寧志彙示之者乃知孫文祥福寧人也穴不開竈間自浦城解館歸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內寢慟哭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將鬻此屋明旦當徙幸遇仁人至此不覺悲傷文祥曰子孫賣宅為貧故也勿慮吾為汝謀之其夫曰若爾當厚報寢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心甚異之候至日午果見衣縕袍者以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以地鬻人度活耳文祥曰慎勿鬻此我調汝貧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捧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長曰

附鳳次曰翼鳳後並登科第官至公卿祗乃大驚曰報應如此吾敢葬此墓哉事遂寢

錢清事發 黃巖侍郎方石謝公鐸布衣時嘗月夜翫遊邑城之澄江浮橋徘徊久之忽橋下有隸卒曳一婦人登橋從岸而去公尾其後見一貴人候於途呵令曳至曲巷民家門首呼曰錢清事已發限明日午時取勘門內應聲唯唯已而皆不見公心知其為幽其也明午復至其門偵之見竹工負物入門倏爾流血仆地公憶夜所聞語之曰錢清事已發竹工瞠視曰是矣是矣遂死公竟不曉所謂越數年公授學至山陰之錢清有富家妾嘗被殺會有織工

至執于官不勝拷掠遂誣服公聞其事問富家曰數年前有竹工至汝家乎答曰有之實黃巖某工以造竹器主於此自妾死不復至矣公乃以錢清事發之詳告之富家乃悟妾為竹工所殺而誤逮織工也以公之言白于官織工獲釋蓋竹工嘗與妾通利其財殺之也

兗州城隍 嘉定龔公弘由郎署擢兗州知府將之任舟阻北河旁近艤有官艦詢之答曰兗州新知府赴任也公驚曰豈有一府除兩知府者或假冑以害人者也使人通問艦中冠袍貴人即造公舟拜謁公恠之答曰知府雖同幽明則異爾公曰得非城隍之神乎曰然公曰鄙人何德獲

與神遇曰以公正直故相見也公曰到任後可許再見乎
曰公入廟時第止騶從於門外公獨登堂則相見矣他日
公謁廟果如教輒相見一日公入語及案牘之勞答曰吾
檢勘陽間事更勞也公曰神所司可使鄙人見之乎曰公
第閉目即見矣公果閉目則見堂下囚徒紛紜哀苦百狀
有一婦人乃公同寮推官妻也以鐵釘釘一指望見公哀
鳴乞救公詢于神且為營救神曰此婦妬悍殺妾子三四
人致推官絕嗣故受此報奉公教稍寬指釘但死則不可
免也又見府中工房某吏兩手俱釘公問之神曰此人先
為刑房屈法殺人今當抵罪已而公還府會推官妻指妾

十餘日痛不可忍公入問疾推官曰頃者指瘡少寬方熟
睡也又使人問吏吏方兩掌瘡甚公諭推官當預後具令
吏外徙甫三日推官妻與吏俱死公在郡數年有疑事輒
請於神以是人不敢欺云

林中丞莆田林中丞元甫資狀明秀夫人亦有容中丞布
衣時讀書別館忽有美婦來就寢異香芬馥旦去暮至以
為常告曰妾非妖崇與君有夙緣耳自是中丞日益精健
夫人輒多疾疾每中丞宿夫人室聞異香即出就館婦已
候矣不爾則卧內臭穢特甚成化甲午婦告曰君今科當
捷至秋果然及北上相別明年登進士方屬泥金書草忽

失所在其書是日遂至家夫人識為中丞報捷書也驚且喜自是三十餘年中丞數歷中外絕不相聞夫人遂爾強健迨官廣東方伯婦忽至悲喜交集中丞求修舊好拒不從曰與君夙緣已盡不敢及亂君明日當遷中丞特相報耳妾亦自是逝矣泣別而去中丞果擢四川巡撫副都御史婦竟不復可見矣

林氏女

寧德林生初為邳州學正時出接官是夕幼女

年纔十二三夢有高蓋大轎舁一達官入其邸騶從甚盛女驚閉內戶伏地仰窺見達官降轎登堂瞻髯赭面儀度頗然呼曰吾弟何在何寂然一室女內應曰阿爹接官未

回也達官曰汝第言尚書五伯今別赴任所過此特來相看遂升轎呼擁而去女孰記憶明日父歸女告焉生疑其誕詰之曰汝見五伯是何狀貌女言云云果合生恠之蓋五伯者乃生族兄贈少保莊敏公聰也時為刑部尚書逾月公訃至自京師考之公沒之日即女見夢之夕也

方合浦

浮梁東嶽廟設地獄諸司俗云死者皆歸焉成化壬

寅邑士方公震時年四十病甚垂絕但胸猶溫耳為使者攝至廟中正殿王者曰送西司勘使者引送西殿主者揭籍語之曰此子祿未享尚未宜來即以其籍付公觀之見畫有廩庾米粟斗斛俱備又有冠帶近公之身側即命使

者送歸將出朝遇其父祖及鄰里親朋已故者皆就問焉
知其得歸皆稱慶使者促之出門至家而甦語所親曰陰
司之說信有之矣明年果食廩壬子膺鄉薦歷校官終合
浦知縣休致十餘年而卒

天德 侍郎南城羅文肅公玘爲秀才時成化乙巳由
入粟至陝西還至謝埠舟中大疫公亦被病四月至青泥
灣勢益熾公以錐刺其手無血自度必死時其弟經在舟
與之訣正冠瞑目奄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至
巳僅餘微息耳忽聞舟中呼天妃至遂張目覺舟之簞蓬
壓下如轆足之垂而陷者宛然一婦人呼曰此中有一有

學之士病在孤旅灘上如何無一神道救護我來送他一
陣好風言畢轆足舉起遂復故頓覺渾身冷顫須臾顫掉
不已雖舟亦為之動經乃以蓑衣數件覆之自己至未出
臭汗如雨衣席皆濡漸覺少甦已而遂愈是秋北上過天
妃廟具儀叩謝勒其事於楹間

南斗星君 福清何儀舉進士累官浙江布政使休致家居
隣有病者死而復甦語人曰頃在陰司沿街結綵焚香闕
曰今日南斗星君上任須臾見簇擁過市所昇者何儀也
我攀儀方欲請問從者曳而寤乃復得歸蓋何儀方以是
日卒也

晏公廟饒州芝山驛傍晏公廟其神忽然靈顯降筮言事如響應聲郡人劉貳守者歸省往驗之袖楓葉訊曰何物也書之曰袖中紅葉好題詩訊以他事皆驗劉焚牒令吐實不爾當遣除之是夜夢商人告曰某新安人也溺水死廟下淹滯廟中不能歸附廟神求食耳公能歸我幸甚明日劉具其事投牒城隍後夢商人來告曰荷公厚德令城隍給牒得歸矣特來辭謝明日去此公宜保重後福未艾也自是廟神無靈筮筆遂絕

東山廟台州東山廟有貧士日叩神求資以財逾年守廟者劔土為金銀二錠置城中楊柳橋下明日貧士叩神守

廟者作神語曰可到楊柳橋下取金銀貧士如言果得金銀二錠他日一士人累舉不第友人戲曰東山廟曩者貧士叩神得金銀盍叩以試題當有應士人旦旦叩神友人書三場試題置神案爐下詰旦士人來叩友人作神語曰題在爐下士人取之預製文義及入試果符其題遂得第

前妻陰憤浮梁邑北余成十一者初娶妻甚相得未幾妻死繼娶同里女一日余出繼妻見前妻入室憤罵曰汝奪我夫因肆箠撻繼妻叫號家人奔救無所覩是余每出輒如之一日余給繼妻佯出潛伏榻下繼妻卧于榻前妻來歷其上憤撻如常余亟出持斧逐之見前妻驚走升樓穿

屋角而去余追挽其衣落半幅皆紙灰也自是不復見

盧太守

天台盧希哲濬舉進士弘治間知黃州府一日坐

堂上隱几假寐夢老嫗延至市中橋旁民家餉以餛飩饜飽而歸及覺口猶脂膩亟遣左右告以其所走訪之其家八十老嫗方設祭將撤問之答曰吾夫死三十餘年平生嗜餛飩今乃忌日設餛飩祭之耳左右還報希哲驚訝時年三十餘意其為後身也召老嫗入宛然夢中所見者給以白金一斤自為文白其事既而罷歸十餘年忽招親友會飲明日集妻子諸孫宴於堂痛飲盡歡至哺曰可罷矣俄指堂下語曰汝等隸卒少候便去乃入沐浴更衣出坐

堂上辭妻子曰我今復為鄴都郡守即登輿去矣妻子驚異氣遂絕年四十餘

何烈女

泗州何氏女父蚤死母病不能自給有夫婦僑居

泗上給母求女為介婦母即歸之女年十六携居淮之蒲浦誘以為娼留一賈人逼女事之女不勝憤仰天大哭自刎而死夫婦賈人皆驚逝去撫淮都憲張公敷華聞其事命所司禮葬焉時弘治己未也越五年甲子大旱都憲陳公道淮入京水澁不能進坐候不得雨一日夢女子泣告曰妾泗人被逼身死有寃不白公能雪吾寃即有兩公可進矣陳公既覺異之猶未深信是夕復夢如昨公翌日召

所司詰之者民康鎮備陳其事公即命郡守楊遜表其墓
具禮祭之果大雨三日乃止陳公果得行正德間淮推官
前都給事中馬騏為立烈女祠於墓側紀以碑

台州三寶

台州城外數里有白塔觀音院初上人於水濱

獲沉檀破為新中有觀音小影遂刻像率眾建院侍奉忽
院僧夢觀音告曰盍徙我置白塔頂詰旦僧徙像薄晚取
之屹不動將集僧眾往取而院已煨燼矣像得不燬是夕
城中城隍廟後王總管祠亦燬未幾王總管幻形為士人
至温州語商人曰台州白塔觀音院被燬盍載材往當得
厚利商人果載材至白塔城中人亟市之為建總管祠商
人至祠見總管像即前士人也相視驚訝故台州稱三寶
其一為天寧寺鐘白塔觀音王總管其二也

瓊二女

浮梁邑北張明三者侍世父宦瓊崖官舍與李指

揮宅為隣李氏二女俱長有色明三通焉及歸潛携二女
舟中將渡海李追急明三計窮亟推二女死於水後十年
明三患腰疾殊甚迎孫醫者治焉投劑小愈是夕孫夢觀
捕魚於里之梅湖水中二女裸而至執孫衣曰妾瓊人也
來為張某治病汝固奪吾功乎相與曳孫入水中孫驚呼
而覺汗流沾背詰旦以語明三乃拊膺泣曰業至矣吾其
殆乎果逾月而死

興善廟 台州城中委巷有興善廟神頗顯有趙小一者游其中遇商人携囊金息肩廡下入夜小一殺商人取其金祝神曰神道切莫說方拜下神語曰我到不說只怕你自家說小一驚起數歲小一同友人過廟門詫曰此廟神極顯友人問故小一曰吾往歲殺商人取金祝神莫說神曰只怕你自家說此其顯也友人歎其逾年小一與友人交惡友人以其事訴于官小一坐死

水亭訴冤 御史沈子公正德戊寅秋視屯田於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迎訴者甚眾沈默數日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人問之左右漫然答曰散去矣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

一人蓬首跣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問何名曰小羊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蓋是時獨沈見之與之言左右皆無所見沈知為妖大駭流汗嘔利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詢之曰縣中得無冤者乎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為其弟所殺并及其子事適敗露殆為是耶蓋景字下為小祥去示為羊也沈執其第一訊服罪乃知小羊又景祥乳名也

舉場旗 蜀舉子馮生瀕入禮闈其僕謝保暴死生不及殮鑰印戶入試薄晚歸謝保復寔告生曰我初死時被人引

入試場徧觀舍下諸舉子首有插紅旗者有白旗者所識張某朱某皆紅旗餘皆白旗生曰我旗何如曰官人亦白旗及揭曉獨張與朱得捷生輩果不第蓋紅旗者吉也

紅蛇副使秀水苧村諸公僦布衣時偕友人即某出郊見片紙於地戲共溲之坐亭中有老人至以杖戳紙苧村問曰戳者何也老人曰紅蛇也苧村異之老人去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荷囊也內貯大錢四文遂持以去苧村語即曰此錢非吾與老人所當得吾視之紙也老人視之紅蛇也少年則視荷囊而取之是當歸之少年也相與嘆息而去

陶簷廟瑞安有陶簷廟其神陳姓著靈驗廟宇壯麗蓄香火田二十畝歲儲積久不貲正德間鄰火延勢烈燄彌天一人見廟廬若已灰燼忽一人狂發仰卧於地教市人舁巨石臼置腹上實稻於中數人執杵舂搗米熟而火息廟竟無恙民廬亦賴以全去曰狂人昏憤詰旦乃甦蓋一村氓也衆詰之則曰火發時陶王遠赴齋會望見火勢命我來此教以舂稻救火耳我實不知也自是境內病者取所舂米數顆煮服輒愈

浮來山筆架山者福寧治南大金千戶所前海中之山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三日巳刻有五山自海外浮來如筆

架相聯填塞海流其山頂平如几亦有突兀隆起峯巒秀
整竹木蒼鬱鳥獸出沒不可名狀居人聚觀駭嘆以為真
山也自已至申漸消沒不見千戶吳權命周廉者繪為圖
郡人張鵬紀以詩有奇狀真可玩勝蹟弗久留之句

張勝風報

福安崎嶇小民張信八素頗自守一夕夢二人

至其家一人自稱曰我張勝也福寧大金人前世與汝共
設酒肆我子為汝毆死覓汝數十年不得今至此幸得之
汝可去還我子矣遂曳至數里外龍潭亭上遇崇福寺僧
德廣者勸諭得釋而歸既覺大駭語其妻曰吾殆死乎因
病狂復見所夢二人至自卧内昇出中雷鼻耳口俱封以

泥如此者數次其妻驚異守護不離側久之少愈忽登舍
後山中拾薪良久不至妻往視之已死於樹杪手足皆束
以藤蘿時嘉靖丙戌秋也

題棟詩

嘉靖間費文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之

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士題棟柱
曰我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不必苦勞心公
驚視之俄不見

豸九夢詎

臨海幘峯秦公武以御史巡按江西行部豐城

夢有訴寃者問其名曰我名豸九被升九謀娶吾妻構妻
弟共殺吾棄屍屋後井中公覺識之明日密諭左右執升

九及其妻至一訊即服取屍井中尚未壞蓋死幾三十年亦異矣卒皆抵死

蛇啐乳 福安俗不育女凡有滄溺竝瘞牀下不爾終不得男有林乾妻張氏連產六女置木桶坎牀下產輒溺死棄桶中封以土後復產女溺殺之張氏啓封將棄桶中有巨蛇自桶中躍出蟠繞張項以首啐其乳張欲擊之則痛苦不可當撫摩之痛稍止移日不解張遂死人謂死女之報

龍母 嘉靖甲午温州旱甚禱祠不雨有老人語求嘉周尹琬曰請龍母來則雨蓋距城十里有崖深入下有龍潭崖中有龍宮塑盈尺神是曰龍母周尹遣里胥隨老人往迎

龍母歸至半途空中有龍吐大雹老人戒里胥輩伏河水中移時乃止渡河至城雨隱隱隔河老人曰府縣官不出迎雨不過河里胥走告群僚皆至再拜雨果徧城中但微霑耳奉龍母於開元佛廬樹赤旗老人戒曰勿展已而衆忽展旗須臾有白龍如練搖曳雲中大風暴作闔城折屋飄瓦官民驚懼獨龍母所居安然無虞老人歛旗持竿截地三聲雷轟然震風遂息大雨如注已而失老人所在歲用有秋時七月九日也人疑老人即龍云

老君殿 莆城外有老君殿嘉靖乙未秋巡閩侍御白公按莆毀殿構祠以祀馬忠節公落成置酒大會縉紳飲間有

童子三四百人突至紛擲瓦石席賓駭散童子入祠聚木屑戲曰還我老君殿放火燒之須臾灰燼焉氏上懇白公大索童子括里中僅得四人鞫之無言加刑拷撻聞無叫號白公異而釋之且曰老君者吾夫子所從問禮殿不宜毀命復其舊別購基為馬公祠

徐有魁入陰

懷安徐貢魁拱嘉靖丁酉春卧病垂絕被攝至城隍祠王者視籍曰汝平生侮慢神祇罪當磨令左右曳出加刑徐力辯不服王者叱出至門其舅氏新除教諭而沒者也徐告以故祈救舅曰我為汝言之携徐入告王者以籍示之曰罪本難貸姑從公言此子今當授魁姑

且寬之舅謝焉同徐出徐問曰舅氏一教官乃見信於王者如此舅曰我今為要官不止教官矣若教官豈能救汝乎遂相別徐忽墮榻而甦病尋愈是秋果以禮經魁鄉試逾三年死

翁氏徙居

莆城翁生故尚書世資公之孫也病劇昏憤中

入一府第見尚書公迎謂之曰汝安得至此指左右桎械罪人皆其所識者曰此皆在世為惡者今受此報汝歸告子孫一切惡事慎勿為之可也亟促之歸且囑曰宜即徙吾居勿遲也踰數步又囑之生稍甦備以其語告家人果徙居三日而闔城火翁舊廬悉為煨燼

百可漫志

閩中陳鵬一著

國朝皇陵在順天府昌平縣天壽山近年尚書泉山林
又安公瀚請陞昌平為州隸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
章上未報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試
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錄姓名
鄉貫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國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新
昌志載云禮部為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

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 華蓋殿欽奉

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強

國朝藩省大臣無兼不銜者近時吳公廷舉以廣東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亦異數也

禮侍部簪林先生一誌祖清避元不仕變易姓名匿居山寺會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

能即以冊號八音命爲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菰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盃府公驚羨遂與爲友政暇輒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府公曰公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明日林竟去之府公再往訪之不見多方物色終不見矣

末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有告之曰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士人擬為義為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竟無
驗後官膳部郎官

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屬群臣對
無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上大悅擢禮部侍郎

唐守之臯在歙庠日每以魁元自擬累蹶場屋鄉人
謂之曰徽州好箇唐臯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
元荷包裏爭柰京城剪柳多唐聞之志益勵至正德
癸酉甲戌連捷經魁以狀元及第年已五十餘可謂
有志者事竟成也

冢宰尹公旻司銓日閩士翁晏以貢就教職公試之
不許曰子當出科第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使又有
三舉子選除知縣色不豫公曰莫以知縣為小官且
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正德戊辰廷試二甲三甲一名各刊策丁丑會試五
經各刊文三篇皆異常格

有國子祭酒和詩以凋弓作弓凋太學生詩以謂之
曰凋弓難以作弓凋似此詩才欠致標若使是人為
酒祭筭來端的負 廷朝

司禮監秦太監為子弟訪師得舉人余洙初不就強

而後可謁秦上坐左右驚訝既出秦喜曰此人司禮
監太監也不怕况怕我子弟耶及就塾秦子弟皆襲
錦衣職位者而余狀貌鄙削頗褻易之既而有惰者
輒加跪責多不服余怒求去子弟輩大懼跪留乃止
秦聞之歎曰我家子弟不是這箇先生如何教得益
加敬禮後余舉進士爲顯官終不屈於人

孝廟即位徧祀宗藩秦王送朝使詩曰九重

聖主篤同宗遣使明禮禮秩崇卿相敬恭承德意廟靈
彷彿著儀容客山夜靜風雲會大地春回雨露濃歸
覲重煩陳一語親藩存沒感恩同

赤城詩選潘留鶴太山詩有混沌以來惟此老乾坤
之外更無山之句近時莊定山有開闢以來元有此
蓬萊之外更無此語亦豪放殆默符於潘者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嘗寄親戚令廣東者一
絕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藍衫老妻牽住
輕輕語爹正脩書去嶺南可謂善曉人者

有張巡檢者夜夢人告之曰明日有十二位佛來見
汝可善待之能爲汝度先祖佑汝一生富貴遲明果
有僧十二人來巡檢甚喜即語以夢留歛甚厚次日
請作醮以度其先祖問之曰舟人更有何人請同齋

答曰只二行童留着行李不必請也巡檢密令其子
至舟固請二行童密告曰我非行童乃浙江天台人
也父爲某官考滿回鄉遇此十二和尚劫殺一家留
我姊妹二人扮作行童帶來至此煩大官密以此情
訴達大人爲雪此冤也其子告之巡檢密點弓卒約
二更醮完擗鼓擒僧責問取二女證之皆服罪事上
當道奏舉擢官此即所謂一生富貴也

吉水縉紳解學士七歲時其母居孀苦於里胥催徵
之急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
却教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

頭邑宰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爲題令再賦
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
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之遂蠲其稅
陸太宰水村先生在位日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裏
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幾雲夢已成韓信去尊鱸空
待季膺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策誰能辨是非回首
莘堂春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魏野之風矣
莆田林大中積學士也嘗祈夢九鯉湖神告之曰汝
知五八之數如何筭自擬四十當顯也至四十之年
果入試會馮太守受卷林時方為馮西賓報捷有期

也一疾竟死夢始驗

蕭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雜質之曰孰為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是也梓溪果及第復以後事質於蕭答曰功名壽數始終皆羅一峯梓溪矍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謫閩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一峯祠蕭之術可謂妙矣

江右郭忠恕號清狂道人以畫史鳴一時其為詩亦非易及者嘗題武昌竹簾門外一律云夜飲江樓水氣涼管絃成列麝蘭香古今風月憑誰管湖海煙花笑我狂金鳳劈瓜消酒渴瓦盆承露浣詩腸東樓楊

柳西樓月曾擲千金醉幾場平館賦詠此殆絕倡歎成化間有張驛丞者山東鄉試中式督學畢公瑜贈之詩曰一官耻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讎枳棘豈能留彩鳳益車未必困驂騑東藩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醇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驛丞中式近世所無畢公之贈可謂曲當矣

金臺李縉卿紳會考覈以浮淺由光祿少卿補忻州知州三疏乞致仕有曰郡縣之職非循良豈第者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第之政蓋亦難矣既得請以歸署聯云五斗懶將雙膝屈三章乞

得一身閑

莆田周章累舉不第祈夢九鯉湖得奴天西月之語
次夜再祈又添人牛二字其友詳之謂是癸酉年三
字也至期入試每患腰痛至終場不屬藁而成嘆曰
如是而可中乎夢其誣矣揭曉名在七十三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
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
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臣子弟宜書諸紳

山陰司馬通伯聖乃羅冰玉璟春闈所取士也同為

閩臬副使一日偶竝坐維貽詩云歲在壬辰春試勞
至今朝著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座主門生相竝
高司馬遂為肉袒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校官翰林題白頭翁畫送之
云幽谷多年滯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
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近日翰林諸公飲宴尚有供湯未至將欲去之且留
席尊出題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
公請破之皆不喻其意只如本旨席尊曰皆不是諸
公曰如何才是曰只是等湯蒲坐捧腹

嘉善周澤字天雨者先君所取解元也以進士為襄陽推官為予題扇面云天機草草仙家畫樹底雍容見兩公應約明年紅杏兩曲江連轡立東風且語予曰立之一字比唐人一日看盡長安花趣自別也鄉達高太尹瑤在番禺日鎮守府紅桃盛開時九月也三司諸公竝有詩詠久之索題於高乃為絕句云九月雷聲震海涯絳桃開遍五侯家殷勤報與寒梅道莫逐東風浪花詩意亦婉矣

會友周行可續絃諸君賀以詩予第成玉一絕可為善譚詩云十分春色海棠開雲雨漫天暗裏來可是

東君勤愛惜煙篆乘方收護花臺行可多鬚故嘲之云予既不良於進自號逍遙子偶讀宋吳處厚逍遙齋記覺胸次灑然蓋先得予心者因取記文節其首尾書之座右為逍遙說其詞曰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鬪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掇功名可以智取神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憾老死而終不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猗頓耶則原憲黔婁不復為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耶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為善人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稷契伊

管耶則棄田委吏不復為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
如毛嬙西施耶則嫫母孟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
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
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神
鬼不能損益其錙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會真
抱朴心無城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
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壓之太山不以為重
付之秋毫不以為輕升之青雲不以為榮墜之深淵
不以為辱震之雷霆不以為恐劫之白刃不以為懼
喻死生為旦暮以盈虛為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
視身世之卑感如一浮萍之泛大海一稊米之寄太
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
出與天為民入與道為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逍遙哉
此詞足為世之碌碌不悟者勸也

予弟璣知羅田縣時懷予每切因集古詩風雨字句
為二十絕將以寄予忽以疾卒嗚呼痛哉予檢歸囊
得其手筆潸然莫禁因錄於此庸舒孔懷之悰云其
卷曰風雨連懷其序曰古詩用風雨字者多矣要不
專為兄弟發也自蘇長公感韋蘇州風雨對床之句
而其兄弟相思輒寄意焉於是遂成故事璣奉別家

兄百可先生以來雅切嚮思凡誦古詩至風雨句竊
 有長公之感顧意致凡近筆力萎瑣不能別為之語
 遂以所記風雨古句各取韻之相叶者足成絕句風
 晨月夕徃徃諷誦以泄鄙懷殆疑古人預為予設也
 爾來哀集得二十首錄之為卷將尋便以寄家兄而
 羅之士夫見侈有篇章以廣予志別存一卷於茲卷
 題曰風雨連懷云時正德庚午孟秋之望芝麓居士
 瓚拜書詩云涼風微雨夜蕭蕭曾茶山人事音書謾
 寂寥杜工部無路從容陪笑語天涯涕泗一身遙並工部
 又祇是當時已惘然本義可堪風雨夜連天秦淮海

聲何處送書鴈工部喜久燈花欲開妍蘇東坡又徙倚闌

干一愴神陸放翁故園回首隔參辰王平甫山頭日日風

和雨王建幾許悲歡併在身劉長卿又關山無際水漫漫

翁每軫歸心即萬端羅隱極目相望何處是梅宛丘滿川

風雨獨凭闌黃山谷又鷄鳴風雨不愆時魯文昭千里河

山繫夢思陳后山獨凭闌干意難寫崔魯誰人識此是新

詩王瀾又窻明窓暗篆烟非陳簡齋風雨空城鳥夜飛崔丘

憶著江南舊行路甫仙一身千里獨沾衣簡齋又棣萼一

別來相望工部客路那知歲月長土瀾愁極本憑誰遣興

半隨風雨斷鶯腸鄭谷又疾風回雨水明霞后山目極

因驚悵望賒

王平山

落木無邊江不盡

后山

相思一夜繞

天涯

延尤

又千林地迥切西清

胡澹庵

常送中宵風雨聲

蘇子由

猶憐心事淒涼甚

翁放

卧數山城長短更

東坡

又一

堂風月阻同遊

呂頤浩

迢遞高城百尺樓

李商隱

日日望

書常至暮

翁放

冷風淒雨似深秋

茶山

又五更風雨送殘

春

陸宣公

南蝶悠悠水映人

半山

留滯山城莫嗟嘆

京坡

天

將強健報清貧

翁放

又惜春連日醉昏昏

魯致光

風雨蕭

蕭欲斷魂

東坡

回首家山千里外

許仲猷

別離心緒向誰

言

前人

又青楓無樹不猿啼

夏儒

隣里垣墻咿啞鷄

致光

家

在夢中何日到

工部

風吹梧竹雨淒淒

子由

又蕭蕭晚雨

向風斜旋鴻鴈分

飛道路賒

洪武

日來東窓淡無事

依然和淚看黃

花子荆公

又想見掀髯正鶴孤

東坡

一

天風雨水平湖

宣公

詩來喚起想思夢

劉景太

欲傍清尊

倒玉壺

前人

又暮笳

嗚咽調孤城

崔魯

目送孤鴻謾寄情

窈雲物不殊鄉國

異工部

蒲川風雨看潮生

蘇子美

又午

庭風雨撼高槐

白梅山

肯信愁腸日九迴

崔魯

欲上疎簾

看南北

符崔德

寒豈殿幽霧不曾開

晁無咎

又一片江湖草

樹秋

陳止齋

矮簷風雨送蝸牛

楊誠齋

欲知趨走傷心地

工部

落鴈昏鴉集遠洲

翁放

又一燈明滅照秋床

半山

天地

無情白髮長

簡齋

假寐塵侵黃卷上

王至甫

蒲城風雨近

重陽杜邠又汀鴈飛鳴意已還宛異鄉風物鬢成班

茶相思相見知何日工部一夕連床風雨間王

百可漫志 終

